

〔唐〕杜甫 著  
〔宋〕趙次公 注  
林繼中 輯校

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

修訂本

下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

〔唐〕杜甫 著  
〔宋〕趙次公 注  
林繼中 輯校

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

修訂本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戊帙卷之五

丁未大曆二年，時公五十六歲。秋七月，在夔州瀼西（今分下半年爲一卷）所存之詩。

## 種蒿芑并序一首（古詩）

次公曰：以今歲七月所作頗多，分爲七月詩上下兩卷。然必以此篇爲七月下半年之首，何也？以今詩序云：秋種堂下向二句矣，而不甲坼。謂之向二句，則可以爲下半年之首。既雨已秋，堂下理小畦，隔種一兩席許蒿芑，向二句矣，而芑不甲坼，獨野莧青青。傷時君子，或晚得微祿，輾軻不進，因作此詩（一）。

陰陽一錯亂，驕蹇不復理（二）。枯旱於其中，炎方慘如燬（三）。植物半蹉跎，嘉生將已矣（四）。雲雷欬奔命，師伯集所使（五）。指麾赤白日，瀕洞青光起（六）。雨聲先已風，散足盡西靡（七）。山泉落滄江，霹靂猶在耳（八）。終朝紆颯沓，信宿罷蕭灑。堂下可以畦，呼童對經始（九）。芑兮蔬之常，隨事藝其子（一〇）。破塊數席間，荷鋤功易止。兩句不甲坼，空惜埋泥滓（一一）。野莧迷汝來，宗生實於此（一二）。此輩豈無秋，亦蒙寒露委（一三）。翻然出地速，滋蔓戶庭毀（一四）。因知邪干正，掩抑至沒齒（一五）。賢良雖得祿，守道不封己（一六）。擁塞敗

芝蘭，衆多盛荆杞〔二七〕。中園陷蕭艾，老圃永爲恥〔二八〕。登于白玉盤，藉以如霞綺〔二九〕。莫也無所施，胡顏入筐篚〔一〇一〕。

〔一〕次公曰：舊本蒿芑作萎芑，必誤，蓋詩中言藝其子，豈却言萎？又云：伊人莫青青。師民瞻本伊人字作獨野，是。

〔二〕次公曰：驕蹇不復理，言陽之驕而爲旱也。不復理，言不復整理也。乃變理陰陽之義矣。

〔三〕次公曰：枯旱於其中，炎方慘如燬，兩句通義，言陽過而旱在，天下皆然。而於枯旱之中，在炎方則慘毒如焚燬。其字，詩云：王室如燬。

〔四〕次公曰：兩句則凡植物以旱之故，其半已蹉跎，於此所謂嘉生者又將已矣。嘉生字，出漢書：嘉生之類。然注專指爲禾。

〔五〕次公曰：雲雷字，易云：（雷電）（雲雷）屯。故對師伯，則言兩師風伯也。史云：兩師灑道，風伯掃塵。故可摘字耳。

〔六〕次公曰：指麾赤白日，言赤日足矣，或言白日足矣，而曰赤白日，蓋云亦然之白日也。白日，則對黑夜之辭耳。瀕洞字，淮南子曰：未有天地之時，濛鴻瀕洞，莫知其門。則瀕洞者，氣昏之貌。青光起，則白日之赤色，變爲青光，斯雨候矣。

〔七〕次公曰：散足字，謝朓詩云：森森散雨足。風從東南來，所以西靡也。而西靡字，則皇覽云：東平思王家在無鹽。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，後葬，其冢上松柏皆西靡。則言盡西靡者，亦皆西靡之義矣。或者引選云：

望咸陽而西靡，語意不盡。

〔八〕次公曰：山泉落滄江，則雨暴至而添山泉，故樂也。餘甚明。

〔九〕次公曰：呼童對經始，言初無畦而始經營之。其字出詩：經始勿亟。

〔一〇〕次公曰：隨事藝其子，藝者，種也。隨事，則隨所有事而種之。蓋其有事於蔬茹故也。

〔一一〕次公曰：甲坼字，出易云：百（穀）〔果〕草木皆甲坼。泥滓字，則選云：舊迅泥滓。

〔一二〕次公曰：迷汝，言迷漫於苴也。宗生字，揚雄蜀都賦云：其竹則宗生族攢，俊茂豐美。苴有兩種，有苦

苴，有甜苴。苦苴易生而甜苴比之難生。公於前篇園官送菜詩則以苦掩苴乎（喜）〔嘉〕蔬而罪之云：乃知苦苴輩，傾奪蕙草根。今於甜苴云：苴兮蔬之常，隨事藝其子。野苴迷汝來，宗生實於此。則罪苴之掩乎苴。然則，詩人隨物而興可見矣。

【校】掩乎喜蔬：喜字九家注作嘉，是。

〔一三〕次公曰：此輩，指野苴也。意言將謂一夏苦雨至秋，而苴方得種，以秋之故，露所肅殺，而苴出土遲。今此苴

輩亦豈不係乎秋而受露委者乎？何乃生之速也？故有下邪干正之喻。

〔一四〕次公曰：滋蔓字，左傳：無使滋蔓，蔓難圖也。

〔一五〕次公曰：沒齒字，即論語：飯蔬食（飲水），沒齒無怨言。

〔一六〕次公曰：兩句又以言賢良之人得位則不恣，非似邪佞之得位而封己，亦猶嘉蔬之苴，出地則不滋，非似野苴之得地而滋蔓也。封己字，出國語：叔向曰：引黨以封己。韋昭注曰：封，厚也。而李蕭遠運命論用此兩字

言孔子之孫子思：希聖備體而未之至，封己養高，勢動人主。

〔一七〕次公曰：兩句通義。蓋芝蘭之所以壅塞者，以荆杞之衆多也，非特苴耳。楚蘭之芳馨，則敗於壅塞。荆杞之

可惡，則盛於衆多。此皆物理之可歎也。

〔一八〕次公曰：中園字，選詩云：蓬蒿滿中園。老圃字，即論語：吾不如老圃。中園陷蕭艾，老圃永爲恥，又廣

言惡之能掩善也。

〔一九〕次公曰：白玉盤字，應劭漢官儀曰：封禪壇有白玉盤如霞綺。所以言藉之之綺如霞也。古人每言綺饌，蓋貴

家以錦綺藉食，不足怪也。其字則用謝玄暉詩：餘霞散成綺。惟珍貴莒之故，則所登者玉盤，所藉者霞綺矣。

〔二〇〕次公曰：胡顏字，曹子建表云：犯詩人胡顏之戒。李善注云：胡，何也。即詩胡不遘死之義。毛萇曰：何顏

而不速死也？殷仲文表曰：亦胡顏之厚。義出於此。筐篚字，即詩筐篚弊帛，以將其厚意，而采采卷

耳，不盈傾筐也。

## 秋風二首（古詩）

秋風淅淅吹巫山，上牢下牢修水關〔一〕。吳檣楚〔施〕〔施〕牽百丈，暖向神都寒未

還〔二〕。要路何日罷長戟，戰自青羌連白蠻〔三〕。中巴不曾消息好，暝傳戍鼓長雲間。

〔校〕楚施，無義，當從注所引作楚地。

右一

〔一〕次公曰：風淅淅字，謝惠連詩云：淅淅振條風。公嘗曰淅淅風生砌也。

〔二〕次公曰：江至於吳、楚，則用帆矣。今在夔州，則吳舡之檣，楚舡之柂，猶用百丈牽以上水也。神都者，神

明之都，蓋指言吳、楚也。吳都賦曰：伊茲都之函洪，傾神州而韞積。則可以言神都矣。吳楚南方，暖久留而寒遲到，故曰暖向神都寒未還。百丈字，具於句法義例。

〔三〕次公曰：要路，則又指言往吳、楚之要路，其荆渚之間乎？以有羌蠻之戰，則要路之長戟滿矣。舊本連百

蠻，師民瞻本作白蠻，極是。蓋夙州以西有烏蠻、白蠻也。公於夔府詠懷則云：絕塞烏蠻北。

秋風淅淅吹我衣，東流之外西日微〔二〕。天清小城搗練急，石古細路行人稀。不知明月爲誰好，早晚孤帆他夜歸。會將白髮倚庭樹，故園池臺今是非〔二〕。

右二

〔一〕次公曰：前篇言夔州人征戍戰伐之苦，今篇自敘其旅泊而不得歸之懷。東流之外西日微，寫眼前之景宛轉

含蓄，道不盡淒感之意。舊注云：東流，言逝而不反；日微，言迫遲暮。似之而非矣。

〔二〕次公曰：四句爲見明月而身流落於外，所以問孤帆當將來月夜而歸，其早晚之期如何也。倚庭樹，則倚長安故居之庭樹也。既是隔絕池臺，有變易之理，故又問其今是與非也。

### 同元使君春陵行并序一首（古詩）

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，志之曰：當天子分憂之地，效漢官良吏之目。今盜賊未

息，知民疾苦，得結輩十數公，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，萬物吐氣，天下少安可待矣。不意復見比興體制，微婉頓挫之詞，感而有詩，增諸卷軸，簡知我者，不必寄元〔二〕。

遭亂髮盡白，轉衰病相嬰。沉緜盜賊際，狼狽江漢行。歎時藥力薄，爲客羸瘵成〔三〕。  
吾人詩家秀，博采世上名〔四〕。粲粲元道州，前聖畏後生〔五〕。觀乎春陵作，欵見俊哲情。  
復覽賊退篇，結也實國楨〔六〕。賈誼昔流慟，匡衡常引經〔七〕。道州憂黎庶，詞氣浩縱橫。  
兩章對秋月，一字偕華星〔八〕。致君唐虞際，純樸憶大庭〔九〕。何時降璽書，用爾爲丹青〔一〇〕。  
獄訟永衰息，豈惟偃甲兵。悽惻念誅求，薄斂近休明〔一一〕。乃知正人意，不苟飛長纓〔一二〕。  
涼飈振南岳，之子寵若驚。色阻金印大，興含〔滄〕〔滄〕浪清〔一三〕。我多長卿病，日夕思朝廷〔一四〕。  
肺枯渴太甚，漂泊公孫城〔一五〕。呼兒具紙筆，隱几臨軒楹。作詩呻吟內，墨淡字欹傾。感彼危苦詞，庶幾知者聽〔一六〕。

〔一〕次公曰：元結，字次山。其春陵行序云：癸卯歲授道州刺史。道州舊四萬餘戶，經賊已來，不滿四千，大半不勝賦稅。到官未五十日，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，皆曰：失其限者，罪至貶削。於戲！若悉應其命，則州縣破亂，刺史欲爲逃罪；若不應命，又即獲罪戾，必不免也。吾將守官，靜以安人，待罪而已。此州是春陵故地，故作春陵行，以達下情。其賊退不官史詩序云：癸卯歲，西原賊入道州，焚掠幾盡而去。明年，賊又攻永



破邵，不犯此州邊鄙而退。豈力能制敵？蓋蒙其傷憐而已。諸使何爲忍苦徵斂？故作詩一篇，以示官吏。詩更不能載，觀序之意，則詩可見矣。

〔二〕次公曰：此六句言其老病爲客之情。歎時藥力薄，爲客羸瘵成，蓋言非不進藥，以歎時之故，憂思奪之，其病雖痊，而藥力減半也。所以羸瘵者無它，因爲客而成也。

〔三〕次公曰：吾人詩家秀，博采世上名，普說兩句。蓋言如我輩爲詩家之秀，博采有名在世間者，誰人哉？所以引下鋪陳元道州也。吾人字，前漢溝洫志上作歌有云：泛濫不止兮愁吾人。

〔四〕次公曰：孔子曰：後生可畏。謂之後生，對前人之辭，非直謂年少爲後生也。如周公爲先，則孔子爲後生；孔子爲先，則孟子爲後生。今言前聖畏後生，則道州雖晚生於唐世，乃爲前代聖哲所畏矣。若詩三百六十篇，其中周公、召（唐）〔康〕公、家父、穆父之所作，皆有益於其君，非前聖之謂乎？公又曰：不覺前賢畏後生，亦此之義。

【校】唐公：九家注作康公，是。

〔五〕次公曰：楨幹，所以支屋也。題曰楨，旁曰幹。史以譬賢材，曰：國之楨幹。

〔六〕次公曰：賈誼、匡衡，所以比道州也。誼陳治安之策，而曰：可痛哭者一，可流涕者二，可長太息者三。貼以慟字，則如子哭之慟也；衡上疏陳便宜，及朝廷有政議，傳經以對。具載本傳。

〔七〕次公曰：兩章對秋月，言對，並皆如秋月之皎潔。一作秋水，非。一字偕華星，言無一字而不似華星之粲爛也。華星字，魏文帝詩：華星出雲間。

〔八〕次公曰：致君唐虞際，純樸憶大庭，言既致君於堯、舜之間，而又憶大庭氏之純樸，則道州之事君，豈蹇淺者哉！致君字，魏應璩與從弟〔苗〕君胄書云：思致君於有虞，濟蒸民於塗炭。公它詩云：致君堯舜上。蓋

亦用此。大庭氏，上古帝王之號，事見莊子。

〔九〕次公曰：爲丹青，則藻縟王猷，粉飾治具之義，非公卿之職而可乎？鹽鐵論云公卿者，神化之丹青，故公屢用

也。用爾爲丹青，句之勢則尚書用汝作舟楫，用汝作霖雨也。

〔一〇〕次公曰：息獄訟，偃甲兵，薄賦斂，此真治世之事，而公卿之任矣。休明字，左傳：王孫滿云：德之休明。

〔一一〕次公曰：乃知正人意，不苟飛長纓，以歎其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。飛長纓者，冠冕之事也。陸士衡云長纓麗

且光，是已。道州之正直爲國，不在榮寵也。

〔一二〕次公曰：道州在南，故以涼颺言秋時。而必曰振南岳，南岳，衡山是已。之子寵若驚，則言道州以蒙恩爲

刺史，常如此。老子曰：寵辱若驚。惟其寵辱若驚，故色阻於金印之榮，而興如滄浪之水清也。孺子歌

曰：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孔子曰：弟子志之：清，斯濯纓；濁，斯濯

足。興含滄浪清，則有洗濯昏穢之意。舊本正作滄溟清，非。滄溟，大海。不可言清。金印，則刺史之印矣。

金印大三字，周伯仁云：今年殺諸賊奴，取金印如斗大繫肘。然則道州之所以憂國，爲詩豈在於榮寵之望

乎！此一段方以詩意引入道州二詩之本意。

〔一三〕次公曰：司馬長卿有消渴之疾，而公亦如之。然不忘朝廷，則亦如道州矣。

〔一四〕次公曰：公孫城，指言夔州。（普）〔昔？〕公孫述自號白帝，而城在夔之東，曰白帝城。

【今按】普公孫述，普似昔字之訛。

〔一五〕次公曰：感彼危苦詞，彼指言道州也。此一段因以自言其心懷在憂國而已。

## 甘林一首（古詩）

捨舟越西岡，入林解我衣<sup>〔二〕</sup>。青芻適馬性，好鳥知人歸<sup>〔三〕</sup>。晨光映遠岫，多露見日晞<sup>〔三〕</sup>。遲暮少寢食，清曠喜荆扉<sup>〔四〕</sup>。經過倦俗態，在野無所違<sup>〔五〕</sup>。試問甘藜藿，未肯羨輕肥<sup>〔六〕</sup>。喧靜不同科，出處各天機<sup>〔七〕</sup>。勿矜朱門是，陋此白屋非<sup>〔八〕</sup>。明朝步隣里，長老可以依<sup>〔九〕</sup>。時危賦斂數，脫粟爲爾揮<sup>〔一〇〕</sup>。相攜行豆田，秋花靄菲菲。子實不得喫，貨市送王畿<sup>〔一一〕</sup>。盡添軍旅用，迫此公家威。主人長跪問，戎馬何時稀<sup>〔一二〕</sup>。我衰易悲傷，屈指數賊圍。勸其死王命，慎勿遠奮飛<sup>〔一三〕</sup>。

〔一〕次公曰：自首句而下，凡十六句一段。捨舟字，謝靈運云：捨舟眺回渚。故對入林。其字則史云：惟恐人山之不深、入林之不密也。

〔二〕次公曰：好鳥知人歸，則言好鳥之鳴，似知道人自它處歸來而喜也。好鳥字，曹子建詩：好鳥鳴高枝。

〔三〕次公曰：晨光字，陶淵明云：恨晨光之熹微。故對多露。其字則詩謂行多露也。遠岫字，謝玄暉云：窗中列遠岫。晞，乾也。詩云：白露未晞。多露見日而晞，其字則選詩云朝露待日晞也。見字，亦見睨聿消之見矣。

〔四〕次公曰：遲暮字，楚辭云：傷美人之遲暮。寢食字，即論語吾常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也。清曠字，選詩

云：豈徒暫清曠。荆扉字，沈休文詩云：荆扉新且故。遲暮少寢食，清曠喜荆扉，蓋言晚年自不以寢食爲所甘嗜，不至區區於市塵，而還喜所居之荆扉也，故有下句經過倦俗態，在野無所違也。

〔五〕次公曰：經過字，阮籍詠懷詩曰：趙李相經過。謝叔源遊西池詩曰：願言屢經過。在野字，則書云：君子在野。

〔六〕次公曰：藜藿字，孟子云：茹藜藿，無異乎膏粱。舊注却改莊子藜藿不糝字爲藜藿，誤矣。輕肥字，即論語乘肥馬，衣輕裘也。

【校】清刻本九家注又引選：予甘藜藿，未暇此食也一句。

〔七〕次公曰：喧靜不同科，則市塵之喧，山林之靜，不同也。不同科三字，則論語云：爲力不同科也。天機，雖三出莊子，而今所用，則蜺曰：予動吾天機。注，自然也。即非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之類矣。

〔八〕次公曰：朱門字，郭景純云：朱門何足榮，未若託蓬萊。白屋字，蕭望之傳：周公致白屋之士。師古云：白屋，謂白蓋之屋，以茅覆之，賤人所居。此是一段，語意方相貫也。

〔九〕次公曰：此十六句又一段。兩句則自它處歸荆扉，既越宿，而明日謁鄰老也。

〔一〇〕次公曰：脫粟字，公孫弘傳：脫粟飯。

〔一一〕次公曰：子實不得喫，言豆子雖結實矣，而長老者不得喫也。

〔一二〕次公曰：主人，又指言長老也。

〔一三〕次公曰：奮飛字，詩云：不能奮飛。此是一段，語意又相貫也。

## 雨一首（古詩）

行雲遞崇高，飛雨靄而至。潺潺石間溜，汨汨松上駛。亢陽乘秋熱，百穀皆已棄。皇天德澤降，焦卷有生意<sup>〔一〕</sup>。前雨傷卒暴，今雨喜容易<sup>〔二〕</sup>。不可無雷霆，間作鼓增氣<sup>〔三〕</sup>。佳聲達中宵，所望時一致<sup>〔四〕</sup>。清霜九月天，髣髴見滯穗<sup>〔五〕</sup>。郊扉及我私，我圃日蒼翠<sup>〔六〕</sup>。恨無抱甕力，庶減臨江費。峽內無井，取江水喫<sup>〔七〕</sup>。

〔一〕次公曰：此篇鋪敘甚明。焦卷字，出應璩與岑瑜書云：頃者炎旱，日更甚。砂磧銷鑠，草木焦卷也。

〔二〕次公曰：前雨傷卒暴，今雨喜容易，可謂善道事矣。蓋方亢旱之際，雖雨而速止，是謂倉卒。及其悠然而降，斯謂容易也。若秋霖之容易，則可厭矣，早而容易，不亦可喜乎？

〔三〕次公曰：增氣字，史有勇夫增氣。

〔四〕次公曰：均是雨也，方其霪霖，則聲爲愁聲，而及時救旱，斯爲佳聲矣。

〔五〕次公曰：此七月之詩，故想望九月天之見滯穗也。其字則詩曰：〔徒有〕遺秉，〔此有〕滯穗，伊寡婦之利。又有及物之意矣。

〔六〕次公曰：郊扉字，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：郊扉常晝閉。及我私，則言郊扉之人，自指其田爲我私，蓋對公田之語也。詩云：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不必惑下句有我圃字而云一作及栽耘也。我私、我圃，二我字不同義。

矣。況七月矣，豈却是栽耘時乎？

〔七〕次公曰：末句公自注分明，而義則言：恨不能抱甕如漢陰丈人以汲水，乃買水於人，斯爲臨江之費矣。

###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一首（古詩）

不見秘書心若失，及見秘書失心疾〔一〕。安爲動主理信然，我獨覺子神充實〔二〕。重聞西方之觀經，老身古寺風泠泠。妻兒待來且歸去，他日杖藜來細聽〔三〕。

〔一〕次公曰：不見、既見，則詩未見君子、既見君子之義也。心若失者，心若有所遺失也。是之謂心疾。藝文類

聚載俗說：阮光祿大兒喪，哀過，遂得失心病。此心若失之失。若失字，列子有云，若亡若失也。左傳昭二十

二年：楚王有心疾。此心疾兩字也。失心疾者，其疾失去而寧癒也？兩失義不同，詩人以疊字爲老手矣。

蓋如謝朓怨情云故人心尚永，故心人不見也。

〔二〕次公曰：安爲動主，義乃老子所謂靜爲躁君也。以李秘書之能安以主動，故其神充實也。豈亦通佛法之妙而然乎？

〔三〕次公曰：末句以觀經結之。在於此觀經，舊注模稜曰：西方之教，其法有大觀大覺。非。杜田謂西方之觀經者，即觀西方無量壽佛經也。經云：如來今者教章提希及未來世一切衆生，觀於西方極樂世界。以佛力故，

當得見彼清淨國土，如執明鏡自見面像，凡十六觀。作是觀者，名爲正觀。若它觀者，名爲邪觀。其說是。

# 寄狄明府博濟一首（古詩）

次公曰：舊本止云狄明府博濟而已。蔡伯世云：考其詩，當增寄字。其說是。

梁公曾孫我姨弟，不見十年官濟濟<sup>〔一〕</sup>。大賢之後竟陵遲，浩蕩古今同一體。比看叔伯四十人，有才無命百寮底。今者兄弟一百人，幾人卓絕秉周禮<sup>〔二〕</sup>。在汝更用文章爲，長兄白眉復天啟<sup>〔三〕</sup>。汝門請從曾翁說，太后當朝多巧詆。狄公執政在末年，濁河終不汗清濟。國嗣初將付諸武，公獨廷諍守丹陛。禁中決冊請房陵，前朝長老皆流涕。太宗社稷一朝正，漢官威儀重昭洗。時危始識不世才，誰爲茶苦甘如薺<sup>〔四〕</sup>。汝曹又宜列鼎食，身使門戶多旌棨<sup>〔五〕</sup>。胡爲飄泊岷漢間，干謁王侯頗歷抵<sup>〔六〕</sup>。況乃山高水有波，秋風蕭蕭露泥泥<sup>〔七〕</sup>。虎之饑，下巉巖；蛟之橫，出清泚。早歸來，黃土汗衣眼易眯<sup>〔八〕</sup>。

〔一〕次公曰：此篇以狄梁公傳推之甚明。姨弟，雖是常語紀實，而晉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。〔北史魏收傳，載

其父魏子建有謂姨弟盧道虔之言云云也。

〔二〕次公曰：秉周禮，則閔元年，齊仲孫湫來省難。及歸，齊公曰：魯可取乎？對曰：不可。猶秉周禮，未可動也。幾人卓絕秉周禮，言兄弟雖多，能守梁公之法者無幾人耳，所以引下句稱道博濟兄弟也。

## 〔三〕

次公曰：言汝非特秉周禮而已，又能以文章爲也。兼言其兄良，故以白眉言之。馬良兄弟五人，並有才名。鄉里諺曰：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眉中有白毛，因以是爲稱。天啟字，左傳：晉侯〔賜〕畢萬封魏，卜偃

曰：以是始賞，天啟之矣。而西京賦云：天啟其心。曹子建云：天啟其衷也。

## 〔四〕

次公曰：此一段皆以言梁公。按本傳云：天授二年，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會爲來俊臣所構，捕送制獄。武承嗣、任知古、霍獻可三請誅之，止貶彭澤令。其後，復爲鸞臺侍郎，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，仁傑曰：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。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，以問宰相，衆莫敢對。仁傑曰：臣觀天人未厭唐德。比匈奴犯邊，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，踰月不及千人。廬陵王代之，不浹日，輒五萬。今欲繼統，非廬陵王莫可。后怒，罷議。久之，召謂曰：朕數夢雙陸不勝，何也？於是，仁傑與王方慶俱在，二人同辭對曰：雙陸不勝，無子也。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！且太子，天下本，本一搖，天下危矣。文皇帝身蹈鋒鏑，勤勞而有天下，傳之子孫。先帝寢疾，詔陛下監國。陛下掩神器而取之，十（月）（有）餘年，又欲以三思爲後。且姑姪與母子孰親？陛下立廬陵王，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；三思立，廟不祔姑。后感悟，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。王至，后匿王帳中，召見仁傑語廬陵事。仁傑敷請切至，涕不能止。后乃使王出，曰：還爾太子！仁傑降拜頓首曰：太子歸，未有知者，人言紛紛，何所信？后然之。更令太子舍（銅）龍門，具禮迎還中禁。初，吉頊、李昭德數請還太子，而后意不回，唯仁傑以母子天性爲言，后雖忌忍，不能無感，故卒復唐嗣。其句中使字，濁河字、清濟字、昭洗字，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：紛虹亂朝日，濁河穢清濟。中區咸已泰，輕生諒昭洗。廬陵王，高宗之太子，以武后視之，高宗是爲前朝。既決策請房陵，故前朝長老聞之，莫不流涕也。舊本一作滿朝，非。漢官（威）儀字，則光武紀：人見司隸僚屬，皆歡喜不自勝。老吏或垂泣曰：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！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薺，出毛詩谷風篇全語。此使六字之例。舊注却引選



詩澹茶更如薺，可謂不知祖矣。今詩意蓋言梁公不畏武后之怒，救時危之變而極言之，如以苦茶爲甘薺也。

〔五〕

次公曰：此段十二句，爲長短之句，則歌行矣，而皆以言博濟也。列鼎食，舊本正作列土字。杜田遂引太平

御覽載尚書：帝命驗曰：土者，金之父也。昔周公作雒，建大社於國中，其糞之土：東青南赤，西白北驪，中

央黃。將遣諸侯，鑿其方土，苴以白茅，以土封之，故曰列土。然其下是食字，則列鼎而食也，當以爲正。家語

云：子路遊楚，從車百乘，粟萬鐘，累茵而坐，列鼎而食也。旌榮字，杜田引唐制：節度使就第，賜旌節。三

品以上門立戟。明皇雜錄：開元中，崔琳伯仲羣從多至大官，私第在東都，並立榮。後漢南匈奴傳：榮戟甲

兵。注曰：有衣之戟曰榮。其說是。

〔六〕

次公曰：頗歷抵，詳味公之意，則抵者，至也。如孔子歷聘之義，與息夫躬傳歷詆字不同。彼所謂詆，則詆訾

之也。李白之〔上〕韓荊州書云十五好劍術，遍干諸侯；三十成文章，歷抵卿相。却與公今云歷抵義合矣。

〔七〕

次公曰：露泥泥字，出毛詩零露泥泥。舊注引謝〔靈運〕〔朏〕詩云：凝露方泥泥，又不知祖矣。

〔八〕

次公曰：眼易眯，眯，韻書云：物入目也。莊子曰：播糠眯目。此篇押兩濟字，豈後段成六字爲句，或三字爲句，乃是歌行，則不拘耶？

### 寄韓諫議注一首（古詩）

次公曰：舊本止云韓諫議而已，此又當上有寄字也。韓公無傳記可考，其人今應在岳州，應是好道者。不然，

人物清爽有仙風道骨如李白之爲人，故公詩用神仙言之。而所言神仙之事，則以玉京言帝，以宴集言君臣際

會，以張良比韓諫議而歎其滯留不在朝廷也。